

青 陈 春 丹 作 燕 品 •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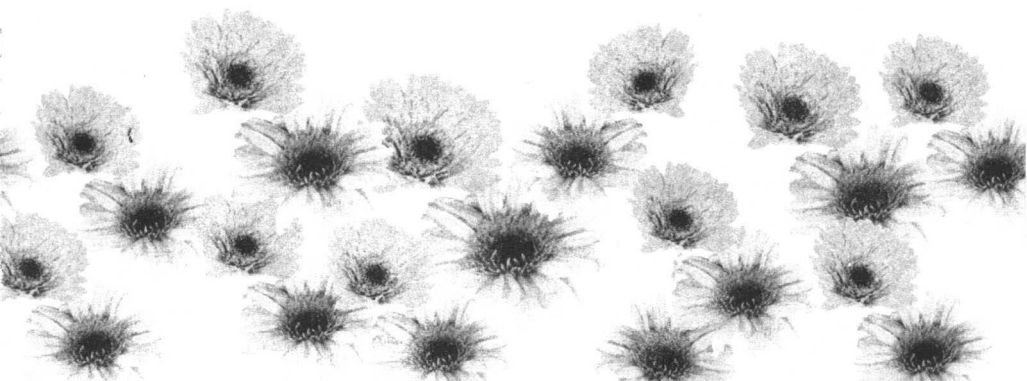
一个女孩



明 天 出 版 社

一个女孩

明天出版社



明天

文集系列·陈丹燕卷

策 划 刘绪源 彭 懿
主 编 刘海栖
责任编辑 王歌风 王晓辉
美术编辑 李雅萌
装帧设计 姜 敏

丛书名 明天文集系列·陈丹燕青春作品集

书 名 一个女孩

出版者 明天出版社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电 话 (0531)2010055—4710

发行者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者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地 址 山东省临沂市解放路 76 号

版 次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50×1168mm32 开

印 张 9.5

千 字 202

印 数 5000

ISBN 7—5332—2937—1/1·694

定 价 12.2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晾着女孩裙子的公寓	(1)
看海的窗	(31)
花园	(63)
外公的故事	(79)
女中学生的传奇	(95)
走在路上	(119)
一个女孩	(137)
第一章 后院的绿草地	(139)
第二章 鸽子灰的眼睛	(163)
第三章 黑天使	(187)
第四章 乘着那歌声的翅膀	(207)
第五章 青春之战	(233)
第六章 无旗之杆	(261)
第七章 1976 年	(285)



晾着女孩裙子的公寓



亲爱的爱德华：

今天我们终于考完试了，老师要批两三天考卷，所以我们明后两天在家里休息，不用去上学，于是，我又可以给你自由自在地写信聊天了，这才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我亲爱的亲爱的爱德华。

今天吃晚饭时，我和妈妈坐在桌边吃鱼的时候，听到隔壁人家的电视里在响亮地报告高温天气的到来，那声音绕过他家的窗子和我家的窗子，和烧菜的气味一块传了出来。

妈妈一边吸着鱼头里的一小块脑子，一边满足地说：“上帝保佑，你算是考完了。”妈妈这时候完全忘记了她说过的，吃饭看电视是最没有教养的行为，她自己侧着头，像鸟一样眯着眼睛听高温的预报。她说：“要是还没有考，不要你死掉嘛！”

考试其实是为爸爸妈妈的理想发扬光大，他们小时候想出人头地，可是没有做到。现在我是他们实现理想的桥梁，所以妈妈的脸一到考试的时候，就要像鸟一样，你见过那样的老鸟吗？毛稀疏的，在中午没人的的人行道上一跳一跳地走着，一根树叶落下来，就吓得哗地飞掉。



其实我并不害怕高温天气，天一热，马路上的蝉整天高唱，毫不疲倦，知道啦知道啦，它们像一个密探一样这么叫着，真好听。我在爸爸妈妈的红木大床上睡觉，睡得像一直往一个又凉又深的青青的树洞里掉下去的爱丽丝一样，无穷无尽地掉下去。睡热了这边的席子，翻到凉凉的那一边去接着睡，我家的大席子油亮油亮的，是他们结婚时买来的，睡了这么多年，说是席子吸掉汗越多，就越油亮凉爽。就像妈妈在我耳朵边从小说到大的那句话一样：付出的努力越多，将来成功也就越大。他们努力出汗，让我享受一块很凉很滑的凉席，蛮好的。我有点喜欢不劳而获。

我在想，我终于可以放假了，两个月的长长的，长长的暑假啊，用不着天天上课去了，离那名利场远远的！

可是，两个月的时间，一个人在家里呆着，是长了点。每个暑假都是这样，刚刚开始的时候，很新鲜的，可是一星期过完，天天都一个人看大俗的电视，睡大觉，吃脆皮冰激凌，到名装店里去碍手碍脚，看乱七八糟的书。一个人用不着张嘴说话，偶尔张张嘴，你知道，我自己都能闻到嘴里有股味道，像被捂了的西瓜味道，酸兮兮的，我不喜欢。

亲爱的爱德华，你不知道，你不能相信，我没有朋友。我们学校因为是很好的学校，考上大学的比例有百分之九十，所以小孩子都是从全市各地来的，自行车库大得像我小学里的操场。大家都不太认识，上学时候来上课，一放学大家都急着避开交通高峰时间回家去。我家今年新搬了家，搬到二十六层的一栋高楼上，在附近

的地方，像根操场上的旗杆一样。

新大楼刚刚造好，每家人都装了铁门什么的，就是家里有人，也锁得死死的，像电影里的监狱。走廊里，永远是安静的，暗暗的，有股渐渐消失的水泥气味，我从来没看到过这楼上有小孩。

可是我知道一定有小孩，我看见过阳台上有小孩的衣服晾着，就在我们隔壁的阳台上，就有，一条有好多花边的裙子，很好看的裙子啊。我想一定是个漂亮的，像公主一样，多愁善感的小姑娘，有一张特别白的脸，可是我从来没看到过她，也没有听到过她的声音。

想到要一个人过一个那么长的暑假，其实我心里是很腻的。

其实，真的没什么好开心的，上学也没劲，在家也没劲。

总归是没劲。

今天晚上妈妈让我看电视，这是考完试以后的奖励，多少次复习时觉得我马上就忍不住要发疯了，脑子里的一根大血管突突突地跳着，那响声连我自己都能听见，我总是赶快在想一些美好的事情，像考完试以后痛快地洗一个澡，然后头发湿湿地到冰激凌店里去吃四个球的冰啦，像躺着看午夜影院啦，像吃满满一小篮冰冻过的荔枝啦，这些要趁妈妈不在的时候。像偷看爸妈藏着的旧信啦，爸爸那时在黄黄的信纸上叫妈妈“温暖柔软的小手”。现在爸爸只叫妈“老婆”，妈骂起爸来咬着牙，像是要吃他一样。这就是时光流逝啦。

晚上的新闻里又有报道闯窃的贼。妈妈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盯着电视，电视的蓝光一闪一闪，妈妈的脸又



变成了鸟了。她说：“现在的人真下流啊，晚上抢路上的女人，白天抢小孩的东西，在店里偷，在人家大门口骗小孩去卖，弄到现在，闭上门在家里，跟着家里来抢了。”妈说着把脸霍地转向我，我连忙说：“好啦，知道啦，不要上街去买东西，不准叫同学到家里来玩，人家敲门不好开，也不要搭话，报警电话：110。”真的老早就知道了，从我会走路开始，我妈就告诉我，上街谁也不要理，谁叫也不能跟着走，连认识的爸爸妈妈的老朋友也不可以跟。在家里不要开门，有人敲门在门里面和他说话，这都是我在幼儿园就学会的道理了，我是爸妈的心肝宝贝，我死了他们也不能活，好像他们是为了我活着的一样。

其实真好笑，我还以为我是为他们而活着的呢。

爱德华，能给你写信可真好。现在我还觉得爱德华这个名字有点生疏和滑稽，但我想一定会很快就适应的。你我们班上好多同学偷偷交的交友节目里的笔友要安全多了。我表姊小洁也交了一个笔友，本来在纸上抒抒情蛮好的，小洁老把自己表达成一个像林黛玉一样的人，吓人兮兮的。可是后来他们约出来要变成真正的朋友，小洁见到了那个笔友，那个男孩恰恰是小洁最恨的胖子形的，小洁这下子愁肠百转，气得一个星期都没有笑脸，还抢着电话一小时猛打电台热线，为她自己点一支叫《心痛的感觉》的歌。

你可真好，爱德华，你那么浪漫，那么英俊，你是真正的奥地利王子啊。你有金发和蓝眼睛，这是我最向往的，多么的不同。是不是很虚荣呢？可是这世界上，谁不喜欢十全十美的事情呢？我就爱给你写信，好像是

在和你说话一样。给你写着信，想着你，我就想清楚了，其实我很怕将要到来的那个暑假，我的天，那么长的日子！一个人。在这个暑假里，我无论如何得发现一个能像兄弟姊妹一样相处的朋友。妈说，有兄弟姊妹有的一面，小时候没人敢欺负她，一吵，就说：“让我大哥二哥小哥，统统出来打死你！”可是也有不好的一面，吃穿玩具，什么都是均分的，新的东西老大最多，这就是辩证法。

我愿意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妹妹，只要我有一个，或者朋友，我一定会对她好得呕心沥血的。

爱德华，你保佑我啊，保佑我有一个不同的假期。

亲爱的爱德华：

今天晚上是高温之后的一个用不着躲在空调屋里过夜的晚上，我在高温天气里真的昏睡百年一样地睡得死去活来，后来还整天泡在浴缸里过，小时候我妈吓我说：如果手指起皱了还不从浴缸里出来，就要死掉的。现在我可不相信她的话了，我在浴缸里读完了一套武侠小说，还吃过一个清蒸童子鸡，那鸡里面一定又加了人参当归什么的，有一股子药味。如果去问妈，她一定又要赖掉说没放。大人一旦想赖什么事情，本事比小孩大多了，所以，我都懒得跟她说。我妈在我说谎的时候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原因就是她自己老吃老做，经验丰富不过。

今天晚上，我在阳台上搭了一个小竹床睡觉。这时我才发现，原来天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星星。原来星星出来的时候，天像一张长满了雀斑的脸一样，俯视着大

地。星星又碎又小，可是等你睁大眼睛死死盯着它看的时候，它就动起来，而且会一点一点地变大。长这么大我这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星空。看着看着，不知为什么我心里难过起来，我那么难过，以至于后来我想要哭出来。

记得小时候看过一个童话，童话里说，每一颗星星上都住着一个小王子和一朵玫瑰花，小王子很想把玫瑰花采下来送给别的什么人，可是在那个星星上面，总是只有他一个人，他很孤独。

妈过来给我换大一点的毛巾毯，她说：“想什么呐，眼睛乌落落的。”

我说：“反正也不是早恋什么的。”

妈叭地一声把被子扔到我身上，说：“量你也不敢。”

这种妈，有什么好说的，温暖柔软的小手，她忘得光光的。

这个星期虽然一直高温，可是我还是尽量呆在走廊里，或者拿点什么事情到我家的门厅里去干，锁上铁门打开大门，能听见电梯在走廊深处的那一头当啷当啷地响，可是我还是没有看到那个隔壁的女孩子进出，她像消失了一样。有时我猜她大概到外地去了，可是阳台上又总能看到她换洗的衣服晒在那里。她家的阳台和我家的连着，在打开冷气机的时候，阳台上有种很萧条的炎热和荒凉的气氛。一只红色的塑料筒放在排水口那里接机器滴下来的水，那一定是在同一个菜场边上的那个乡下人那里便宜买来的。

爱德华，你说怪吗？我家和那女孩子的家，有如此

相像的地方，却总是不得相遇！

这个星期，爸爸回来见我百无聊赖的样子，说是不是打电话让小洁来住几天，奶奶说小洁整天在家里给她的狗洗澡，洗得一浴缸狗味道，还不让说，一说就又叫又叫，像个神经病。爸是个大孝子，怕小洁在家气着奶奶，就让祸水流到我家来，还说来给我解闷。

妈说：“算了吧，小敏和小洁，是两只刺猬，挤又喜欢往一起挤，一挤又刺疼，一疼又要吵，哪一个暑假不在一起玩，玩不到两天就吵？”每次小洁赌气回家，妈都怕爸爸一家以为是大人亏待了小洁。

爸说：“有什么要紧，我们兄弟淘气，小时候浴血奋战多少次了，也伤不了和气，小孩子吵吵架不是很正常的事。”

妈说：“小敏和小洁又不是什么亲姊妹，不算的。我也不喜欢小洁，这么小的一个人，学得阴阳怪气的，也不知道像谁。”

我比较同意妈的说法。有时候我喜欢小洁来，不管怎样她也是小孩，总比整天和大人说话有趣，就是吵架，也是旗鼓相当，不像和妈吵架，忽然一会儿她是姊姊，随便可以吵吵的，忽然一会儿她又变成妈妈，点着我额头让我搞搞清楚三纲五常。

可是我怕小洁一旦百叶结起来吃不消她。每次总是她住不到两天就要和我开吵，一百样都要先让给她，我得像李莲英听慈禧太后的一样听她的，连洗澡都要她第一个洗，她说怕跟在别人后面洗，浴间有洗澡的气味，可是这是我的家，我爸我妈还让我呢，百叶结算什么。她一不开心就吊起一张脸来，她的脸又大又宽，一

吊起来，顶在头上一动不动，像老早幼儿园里的大头娃娃，难怪妈要说她死样怪气。

每次小洁负气回家以后，我都要在心里难过一晚上，胃隐隐地疼，好像书上写的失恋一样，讲也讲不出来的气急败坏，或者说失望悲观。每次她来都是一副要住一星期的样子，第一天晚上总有一大堆计划，玩什么什么的，可是每次都只住到三天左右，剩下来的几天她是一走算数，我总是干什么都没劲，被人破坏掉了一样的。每次都这样，我都腻了。

“算了。”我说，爸爸奇怪而不满地说：“现在的小孩子，真怪。这种人将来到了社会上，不知道这社会要变成什么样子。”

亲爱的爱德华：

我终于有了一个机会看到隔壁的女孩子了。我的天，天赐良机。

那天傍晚，大楼突然全体停电，那天正好天热得要命，你知道最热的时候，我们这儿并不是晴朗的天气，而是像有一层雾一样，湿乎乎的。太阳裹在黄黄的热雾里面，天上地下没有一丝风，哪怕我家住在十八楼上，也没有风。

这时候，本来各家各户紧紧关着的门不得不全都打开了，像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电视频道一样，顺着走廊，我看到了邻居们的家。让我奇怪的是，原来大家布置的家，好像什么了不起的关得紧紧的不让人见，其实都布置得差不多，在走廊一块凹进去的地方，差不多大家都放了一个方桌，方桌上都放着冷水壶。

这时候我看到我家隔壁的门口也站着一个女孩，手里也端着一截蜡烛，也在探头探脑地隔着走廊看别人家，由于没有电，排油烟机都不工作了，敞开的门里飘出来各样烧晚饭的气味，炒青菜的气味，炸爆腌带鱼的气味，走廊里第一次充满了香味，好像过节一样。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原来我们是一个学校的呢，她比我低一级，她叫罗洁。

我们在走廊里说话的时候，各人举着自己的蜡烛。这时我妈妈出来看了一下，她打量了一番罗洁，又打量了一下罗洁的家，妈恨穷人，也恨暴发户，她看到罗洁家走廊伸进去的客厅里有一个壁挂式的空调机，又看到空调下面有一个红木的大书橱，那是几个星期以前她还和爸讨论是不是要去买的那一套家具，目前很时髦。她看完这些，就说：“嗯，罗洁，挺好听的名字。”

过了一会儿，她的妈妈也出来看了一下，和妈的表现差不多，大人啊，是世界上最势利的人。

罗洁也喜欢南方两重唱小组，罗洁也提前把暑假作业做掉了一大半，我说：“我倒不是因为像小时候那样可以做完了痛快地玩，而是——”

罗洁接上去说：“而是没什么事情可以做。”

我们哈哈大笑，两个女孩的笑声在走廊里被放大了好多倍，在飘着菜香，热烘烘的黑暗走廊里滚滚而去。

罗洁也给电台的点播节目写过信，不过没有点中，她最恨的也是点中的人说的那句特别流行也特别恶心的话：给所有我认识和认识我的人，好像他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还有认识他可是他浑然不知的人一样。罗洁最喜欢看武侠小说，一看一下午，头都胀大，可是还是

想看下去，武侠书都是多么厚的书啊，一套套的。

罗洁也爱看国际新闻，最好看到全世界都乱作一团，这里打，那里涨大水，还有饿得要死的非洲，她也最喜欢天下大乱。

我的天，罗洁这人，我真喜欢！

蜡烛光在走廊里轻轻地跳跃着，映红了我的手和她的脸，她有一张嘴唇很薄的嘴，看上去又聪明又尖刻，我想同样聪明又死样怪气，自命不凡的百叶结一定不是罗洁的对手，我就喜欢罗洁这样的聪明劲，大概因为我自己说话说不快的缘故吧。罗洁简直就是我的理想。矮小的罗洁像被卷笔刀卷得又光滑又尖的铅笔一样坚定不移所向无敌地站着。

罗洁和我，都喜欢突然停电这件事，像奇迹一样，因为所有的空调机都不能用了，只好打开平时关得死死的大门。平时因为怕冷气跑得太多，出来进去的，常常都像是做贼骨头一样，只开一小条缝，飞快地进出。

亲爱的爱德华，你说这多么好。今天一晚上，我都高兴极了，恨不得电永远都不要来。吃饭时桌子上放着蜡烛，菜由于看不太清楚而显得特别好吃，真浪漫！

蜡烛渐渐矮了下去，爸把它放在一个果酱瓶子上，让它的光线射得远一点。

电视不能看了，音响不好听了，电梯没有了谁也没本事走二十几层下去再上来，我家的电话是截波的，这时连电话都不响了，爸和妈，还有我都坐在阳台上，他们说他们小时候就是这样过夏天的晚上的，洗好澡到弄堂里去，大群小孩子都搬着小木椅子，坐在大树下乘风凉，长了大头痱子的人往脖子上搽花露水，一边疼而快

乐得直哼哼，热热的空气里流动着巨香巨香的花露水的气味。

听上去，像唐朝宋朝的事情了，陶渊明他们才做得出来的事情。爸爸妈妈说的时候，连自己都不敢很相信似的。在单位里和办公桌对面的副经理天天斗法，最后把那个被爸爸称为乡下人的副经理挤走的爸爸，如今永远都是怨气冲天，一百万个不满意的妈妈，不要太红尘滚滚噢！

爸和妈继续怀旧，用唱《卡萨布兰加》的声音。而我渐渐地不高兴去听他们的了。我又开始想罗洁，想她在烛光里亮晶晶的眼睛。

她真棒，我已盼着再见她。

我爬到打开窗的阳台上去，她家也和我家一样，用铝合金的大窗把阳台封住了，她家的人也在阳台上坐着乘风凉。罗洁看到我在这边探头探脑的，就走过来和我说话。

刚刚说了学校那个奇大的自行车棚的事，罗洁突然变小了，我一愣，然后才发现是电来了，灯光像剪刀一样把罗洁和黑暗剪开来，她在电灯光里，原来就是那种因为挑嘴而营养不良的，长得细瘦的女孩子啊，我们学校操场上做早操里，随便一抓就有一大把，那种普普通通的女孩！和我一样。愁眉苦脸地做操，在楼梯上疯疯癫癫地推来推去，是芸芸众生。

亲爱的爱德华，我有一点不开心，说不出来为什么，我就是不开心。一旦意识到了不开心，那种本来犹犹豫豫的情绪突然像被点燃的爆竹一样，呼地爆炸开来，然后弄得满地都是烧焦了的不开心的碎片，到处都

